

命運，他說土地屬於人民，不是人民屬於土地，台灣是咱白話人的。最後，他以信念(faith)、希望(hope)、堅忍(perseverance)與行動表現(action)來激勵大家。演講完畢後，全場激動，「咱愛郭雨新」的呼聲再起，久之不息。接著一位同鄉小姑娘上台向郭先生獻花，全體呼躍，民衆擁護的熱情，洋溢著整個會場。此時一位鄉友上台領導呼口號，我們起立高呼「台灣民主自由萬歲」，「解除戒嚴令」，「擁護郭雨新競選總統」，「釋放政治犯」，「台灣人民自由萬歲！」，「台灣人民萬歲！」等。之後，大會進行募款與簽名擁護運動。一個歷史性的聚會於風雨擋不住的熱情中遂告圓滿結束。

(上接第 2 頁)

會員，同鄉與台灣工商學界間智識與技術的交流，以增進台胞的福利。協志會的全部會員時時刻刻均以能為台胞做事、服務而感驕傲。希望全美各地繼續不斷地產生強有力的類似的台僑人組織，為台灣同鄉、同胞服務。協志會是大家的，希望台胞多加愛惜，多加運用。

隔岸觀火集

海迅

1. 郭雨新競選總統

今年一月初郭雨新先生在洛杉磯台灣同鄉聚會中作公開演講，由於同鄉之極烈要求下，答應出來爭取今年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之資格。同日在台北之國民黨提名蔣經國為候選人。小弟得知這兩項消息時，心中不禁湧起一陣感慨。台灣人經 30 年的努力，終於有人出來向國民黨之最高權力者公開挑戰，實在令人興奮，接著郭先生接受灣區同鄉要求，於一月十四日在灣區舉行了一個公開演講，當日雖然大雨滂沱，仍有數百人參加，場面之熱烈，記憶猶新。

正當國民黨在報上大唱蔣經國得海外僑胞之一致擁護時，海外大部份台灣同鄉反而集體支持郭先生之競選，只要看各地同鄉會對此勝舉之響應，國民黨之謊言，可以說不攻自破。

這次郭先生之能夠得到海外台灣同鄉這麼熱烈的擁護，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島內同鄉也是抱著同樣的心情，更可見多少台灣同胞是多麼地希望台灣人有當家作主之一日。郭先生在美國宣佈競選台灣總統，可能是歷史上頭一遭競選人在國外首先發表競選政見。但誰可否認的這是國民黨暴力政權下所產生的後果，也象徵著海外同胞十數年之努力，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潮流；台灣島，內外乃民主奮鬥之力量，已開始匯合在一起洶湧澎湃。由此團結而來的力量，將是台灣自主運動成功之最大本錢。

當然我們都知道，包辦選舉是國民黨的拿手好戲，想要憑藉三十年前在中國大陸選出之國大代表（這個「選出」兩字，还可加上不少問號）來反應民意，選出台灣人心目中所期望的總統，則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就是當今台灣政權最不合道理之處，也是台灣人三十年的悲哀，更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改進的對象。

郭雨新出來競選，我相信大家都不在乎他這次是否能夠

當選，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他已代表我們台灣同胞對國民黨作了一個最強烈的表示，象徵著國民黨三十年来在臺灣之愚民政策已經瀕臨破產。就如郭先生所說，三十年来祖國投歸台灣懷抱，而不是台灣投歸祖國的懷抱，台灣人當然有當家作主之權力。在國民黨內部那種疑神疑鬼的心理狀態下，這個強烈之表示已足夠讓他們心驚肉跳了。

張俊宏在他的近著「我的沈思與奮鬥」中提到非國民黨人士在台灣的民主運動，大致歸納為郭國基，高五樹，康章祥三代，這三代人物代表著農村之紳士階級，都市之市民階級及新興之中產階級而郭雨新先生是貫穿這三代的香火人物。郭先生為台灣人民的幸福而奮鬥四、五十年至今身居左稀而仍奔走海外，實在令人欽佩。這次他能出來競選總統，我相信他這位持香火之人物，將又把台灣之民主運動帶入新的一个階段。

2. 邱垂亮的心何

邱垂亮教授在台灣政論被

停刊前，海外的台灣同鄉可能很少人知其大名，但這兩年來他可說是我們老少皆知的一位風頭人物。國民黨借用他所著之「兩種心向」，斷章取義，勒令台灣政論閉門，黃華下獄，無形中邱垂亮成為大家都想一見為快之人物。

邱教授今年在史坦福大學研究一年。協志會於一月二十日夜座談會中邀請他主講「台灣政論與兩種心向」，小弟抱着一股熱忱，就如協志會通訊中所說「平心靜氣的聽之邱教授本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與意見」。

當初邱教授對他寫作「兩種心向」這篇文章之動機及來龍去脈做了非常仔細的報導，而且對停刊事件發生後，他欲回台灣解釋，受拒於松山抗坊之經過也有一番相當精彩之敘述。這是他個人親身所體驗的事情，故聽來令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邱教授出身貧寒，發奮苦讀，他強調他關心台灣政事之最大前題是台灣之人民大眾。並且很坦直地說，促進台灣人民幸福之道，最有效的方是

些國民黨中之革新份子合作，慢之地改變國民黨之氣質及其作為，走入民主之途。自從回台參加第一次國建會後，他似乎非常得意國民黨中之權要人物如李煥、魏鏞等人對他之器重，大有受寵若驚之勢。並以為這就是國民黨有救之象徵。他認為台灣政論被停刊之主要原因，不在於他的那篇文章，而是由於台灣政論發行後，在台灣的群眾產生了非常大之影響力，無形中在境外組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對於國民黨的壓力過份厲害。而且也是國民黨中保守派（以王昇為主）及革新派（以李煥為主）互相鬥爭，權力消長中之一個犧牲品。然而這只是一時的現象。因為國民黨要想維持其長久之政權，最終還是須要與台灣人合作，並取得支持。

小弟聆聽邱教授高論後，才一個感覺就是邱教授似乎對國民黨抱著無上的信心與希望，對國民黨中過去對他的滯遇還是念念不忘，認為時間可以解決一切。反過來說，他對國民黨這兩年之作為及最近李煥之失勢及被整肅，又有迷惘的感覺，不知何去何從。但在

這两个「矛盾」的「心間」中，他又無法找出一個決心，如何為台灣人作最有效的貢獻。於是乎好像正在觀望中。怎麼很多同鄉似乎都非常不滿意他的見解，在質問中間不免帶有一點責難的成分。

小弟走出會場時，邱教授的一句話：「希望台灣之前途還有希望」一直迴旋於心中。歸途中不免有一陣茫然若失之感。從前孫中山先生到北京呈語清廷「盡其才，地盡其利」不受清廷採納後，恍然瞭解一個腐敗之專制政體本沒有妥協之餘地，終身乃為革命而奮鬥。也許事前我對邱教授的期望太高了吧！台灣之前途有希望，沒希望並不在於我們希望它有希望，而是大眾的責任。假如邱教授所言，台灣之前途是寄託在國民黨有一天突然立地成佛，遷政於民，試看從大陸到台灣，國民黨的一貫作風，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未免接近於夢想。「希望」與「夢想」有多麼大的一個距離啊？！

3. 我就是丕斯基

邱垂亮教授說起國民黨中

李煥，王昇兩派之爭權，不免令人想起中國大陸兩斗來之四斗幫事件。也使我聯想起四斗前公司中一位同事在午餐閒聊的一則笑話。

話說西伯利亞集中營內，有三個犯人患難相處了幾年，趨成好友，一日作苦工之餘，三人決定互吐生平。一號犯人先說：「我名叫丕斯基，因為反對丕斯基，於十年前被判此思想改造」，二號犯人接著說：「我名叫丕斯基，因為支持丕斯基，於五年前被判此勞動改造」，當這兩人轉問三號犯人時，他很不好意思地答道：「我就是丕斯基」。

這不算好笑的笑話，道盡了極權政治下權力鬥爭的可怕。無可否認的不少無辜之大眾也會身受其害，今日之中國大陸不用說，台灣之政權不是一樣嗎？！

